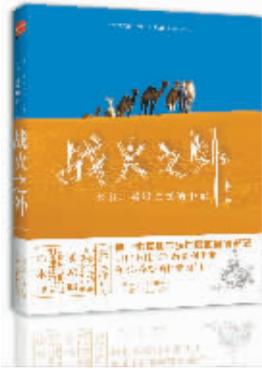


24

南也门“毛泽东纺织厂”

19

倒过来想，换个个儿看



○吕可丁著

煌已变得如此遥远吗？

车子转向了一个无人的小巷，尽头一片荒凉。不用说，那就是阿德南要带我来的地方——亚丁曼苏尔区的亚丁纺织厂，社会主义南也门留下的唯一痕迹。

“这里过去可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工厂，有很多中国技师在这里。大家都争抢着到这里做工人，可惜，现在已经倒闭了。”看着眼前空空如也的厂房和锈迹斑斑的大门，我明白了阿德南为什么要用“遗址”来形容它。

亚丁纺织厂，别名“毛泽东纺织厂”。从它建起便承载了世人太多太多的目光。中国和也门友谊的象征，中东最大的纺织企业，远道而来的中国技师，数百名赴中国学艺的也门工人。它是也门建立的第一家国营企业，更是中国人曾经的难忘记忆。

从年近花甲的导师口中，我依稀了解到中国援建也门的往事。新中国在成立初期，向也门提供了无私的对外援助。医疗队、技术工人、设计师、教师甚至阿拉伯语翻译，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中国人的青春和汗水。那时候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：“晚风传来了悠扬的驼铃，骆驼驮着那筑路队的帐篷，中国工人和也门的兄弟并肩走着，唱着歌儿一同开辟新的路程。也门的晚霞多么迷人，我们的眼睛里满含深情，虽然我们语言不通，肤色也不同，我们心里却像水晶一样透明……”

《也门的晚霞》，我踏着你的旋律来到了这里，眼前却是一片破败和荒凉。

我想下车走进去看个究竟，却被人拦住了。厂房门口的小木棚里，一个老人走了出来。

“我是萨那大学的中国留学生。”老人被我说的阿拉伯语吓了一跳，又惊又喜地看着我：“你真是从中国来的？”他把我拉到工厂门前，指着铁牌子上的中国字说。我像小学生一样，用汉语一字一字地念：“毛泽东纺织厂。”再看老人，眯着眼睛，一副陶醉的样子。

“你真是从中国来的呀！多少年了，那些中国人走后，我再没听过这么正宗的中国话了。对了，毛泽东还在吗？他还好吗？”原来，这位老人自厂子开办时就在这里工作，退休后继续当看门人。看我是个中国人，他请我们进了厂院，一边参观一边给我们讲解：南北也门合并之后，这座国营厂没了资金扶持，2003年就已经关门，现在正准备转租给别人。

厂院里除了一些废置的机器已经一无所有，过去的辉煌只能从老人的话语里了解一二。我们走出来，刚刚上车，老人突然冲我们大声地喊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”我扭过身，向老人用力地挥手再见，眼里禁不住溢出了泪水。

毛泽东纺织厂逐渐离我们远去。它的结局虽然有些遗憾，但是我知道，它并没有倒塌。因为在某一代人的心里，它依然存在并继续辉煌。

不挣钱、没有工作的姥姥一向衣着讲究，中式的斜襟小袄只穿三种颜色：蓝色、灰色、咖啡色。有时我们想给她换种颜色，小心翼翼地买个酱紫色的，姥姥还是那句话：“别弄这个怪样的。”她最多冬天穿个墨绿的，还必须是深墨绿色的。我说：“姥姥是典型的穷讲究。”姥姥说：“那你啥时候听说过富讲究？”

姥姥说，穷的时候她一年到头也穿新衣服。村里人都羡慕她的日子过得红火，其实就是勤快点，衣服洗白了、穿旧了，姥姥省着油钱去买包颜料，半夜烧一锅水把衣服染一染，再上锅蒸一蒸，趁着锅台热再烘一烘，一件新衣服就出来了。

姥姥的头发也不许乱，没有油就抹点儿水。三寸的小脚还常穿皮鞋，体体面面地过着穷日子。我心里真是为后来能挣些钱来让姥姥过上更体面的日子而感到欣慰。夏天从杭州买来最贵的苏罗做衣服，长袖、短袖，一做就是好几件。冬天的棉袄都是好丝绸做里子，中间是蚕丝，外面又是上等的丝绸，也是一做就好几件。姥姥虽然嘴上说：“那么些衣服，熬着吃啊！”心里可美了！

姥姥的外表和内心的连接点是一致的。

姥姥一生崇尚文化、崇尚知识、崇尚富裕、崇尚美好，可这一切她都不曾拥有，但你总觉得她什么都有。

我常说姥姥是我们家的哲学家，家里哪一个读书人都不如她活得明白，活得清醒，活得有数。

我还没上学那会儿一直住在乡下的姥姥家，记得那时候姥姥的老房子墙根处长出了一簇小草，和院子里年年都开花的那些植物相比，它显得那么多余。舅舅几次要把它拔了，姥姥不让：“说不定哪年就开花了。”

果真，有一年这簇小草突然开了一片小白花，好像一夜之间就出来了，全家给它们的赞美可比那些年开花的花多多了。

姥姥说：“别小看那些不起眼儿的东西，有时候办大事的说不定就是它。养孩子也一样，你别催着他长，催着他学。有人发育得早，有人开窍晚，你耐住性子等着他就不白等了。”

姥姥一生不吃饱饭，不打官司，不说大话，什么人在姥姥眼里都有长处。姥姥常说：“不管啥事你想不通倒过来想就通了，什么人你看不惯换个个儿就看惯了。”

姥姥崇尚不自私，崇尚宽容。宽容就是给别人一条路。姥姥说：“后退是暂时吃亏，给别人一条路就等于又给自己找了一条出路。”

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，村里富裕的人家都怕家里东西多了被划成地主或富

○倪萍著



农，有一个邻居把十几匹布藏到姥姥家。结果有人就报告了，姥姥被叫到村委会。组织上让姥姥交出来。姥姥矢口否认。姥姥说，那一整天没让她吃一口饭、喝一口水，晚上也没让她回家。姥姥说，你们就是关上我一年我也不承认。后来没办法，他们就把姥姥放回去了。

半年后风平浪静，姥姥把十几匹布给人家送回去。为了感谢姥姥，人家拿出一大匹青布给她做报酬。姥姥坚决不要，她说：“我已经犯了一个错了，再犯就是两个错了，可不敢。”

姥姥说那半年她夜夜睡不着，害怕公家管事的到家里翻。她也后悔，可答应的事就不能反悔。她说全村那么多家，雇农也不少，人家叫咱藏不就是说咱最值得信任吗？

谁知几年之后的一次揭发会上，那家人竟把姥姥替她家藏布的事揭发了。为的是进步，向公家表决心。

姥姥当时气得浑身发抖，嘴唇都紫了。但还是原谅了她。许多年她们同住一村很少往来，秋天家里苹果熟了，姥姥照样打发孩子去给他们家送一筐。

姥姥说，不必记恨她，她光恨自己就够受的。

没有一件错事是不用付出代价的，也没有一件好事是得不到好报的。

姥姥以她智慧的头脑、良善的心灵捕捉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用她的行动提醒着自己，跟着能人、高人使劲儿地往前走着。

66岁老人的人生智慧

第一本揭秘中东地区的风情笔记

宰牲节过后，学校的长假来临了。来自亚丁的玛丽娅拉着我到她的家乡去看看。

玛丽娅一路上不停地向我介绍她的故乡。是啊，我的确很想利用这个假期好好走走看看。但在亚丁，让我魂牵梦绕的不是现在，而是过去，是玛丽娅口中的那个民主也门，中东地区曾经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
“别提那个时候了！”玛丽娅说，“我们不能戴面纱不能穿黑袍，男人不能穿裙子不能嚼卡特。所有的人都要到工厂里去做工，所有的孩子都要到学校里去学习。酋长和英国人都被赶走了，我们有了党的总书记和总理，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都当上了干部，一切都是集体的。日子刚过得有了盼头，却打起了仗，先是自己人打，然后就是和北边（北也门）打，大家都不敢出门……”

玛丽娅说得没错。1967年，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亚丁，从宗教合一的部落王国变身为也门民主共和国，阿拉伯半岛上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新成员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从1990年与北也门合并并划界而治，4年后在内战中政权倒台，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宛如昙花一现。

可是，历史终归会留下痕迹。飞机到达亚丁机场，我们坐上了玛丽娅哥哥阿德南的汽车。他答应要带我这个远程而来的中国女孩寻找南也门时期的“遗址”。遗址？从阿德南嘴里蹦出的这个名词，着实让我有些意外。十几年前的辉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
www.lyd.com.cn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
